

教育家
成长丛书

JIAOYU JIAZHIZHI

黄厚江 与语文本色教学

HUANGHOU JIANG YU YUWEN BENSE JIAOXUE

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组编
黄厚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教育家成长丛书 ·

黄厚江 与语文本色教学

HUANGHOUJIANG YU YUWEN BENSE JIAOXUE

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组编
黄厚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厚江与语文本色教育/黄厚江著;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
研究院组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6

(教育家成长丛书)

ISBN 978-7-303-20269-0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0283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2123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教材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邮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倪 花	责任编辑: 齐 琳 韩 妍
美术编辑: 焦 丽	装帧设计: 焦 丽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8284

目 录

CONTENTS

黄厚江与语文本色教育

我的成长之路

一、我不是个乖孩子	3
二、我从田野里走来	4
三、成长，从课堂开始	6
四、行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11
五、不断拓展思想的天空	16
六、要像叶圣陶那样做教师	21

我的语文教育观

一、我心中的教育	27
二、我的语文课程观	32
三、我的语文教学观	42
四、语文教学的教材观	65

我的语文教学主张

一、本色语文的提出背景和思想基础	73
------------------------	----

二、本色语文的核心主张	83
三、本色语文的阅读教学的基本定位和基本策略	92
四、本色语文的写作教学的基本定位和基本策略	117

我的语文教学方法

一、语文共生教学的基本认识	145
二、语文共生教学法的课堂结构	149
三、语文共生教学法的基本课型	152
四、语文共生教学的操作要领	152

走进课堂

一、《背影》教学实录	161
二、《黔之驴》教学实录	173
三、《孔乙己》教学实录	184
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教学实录	192
五、《葡萄月令》教学实录	205
六、《阿房宫赋》教学实录	213
七、《蜀道难》教学实录	224
八、“写出人物的特点”教学实录	232
九、“写出特别之处背后的故事”教学实录	241
十、“记叙文故事情节的展开”教学实录	249
十一、“一则材料的多种使用”教学实录	259
十二、“议论性材料的审题和立意”教学实录	269



社会反响

- 一、阅读黄厚江：从本色语文到共生教学 杨九俊 279
- 二、本色：黄厚江的“语文品质” 成尚荣 288
- 三、今生痴爱在语文
——记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黄厚江 王建锋 293
- 四、在坚守语文本色中实现语文教育的现代追求
——黄厚江语文教育思想综述 洪劬颀 301
- 五、“本色语文”对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承传和发展
..... 徐 飞 315
- 六、在关系的建构中共生共长
——黄厚江老师课堂关系研究 陈俊江 319

附 录

- 主要成果 329

我的成长之路





一、我不是个乖孩子

我一直想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我不是个乖孩子”。

常有教师问我：“你遇到调皮的孩子怎么办？”

我说：“做教师快40年了，至今还没有遇到比我更调皮的孩子。”

估计大家想象不出我小时候有多调皮，或者说有多坏。

母亲说我刚刚学步，就想在木制篮车的边沿上走，摔得鼻青脸肿。自记事起，我就经常挨父亲的巴掌，甚至被父亲用细竹枝和绳子抽屁股，主要原因是我经常闯祸，经常有同学到家里告状。有时候，我放学到家刚刚端起饭碗，一名同学就站到我家门口：“你们家黄厚江今天打我了。”母亲连忙道歉，父亲则瞪我一眼。刚刚吃了半碗饭，一名同学就又接近我们家的门，说：“你家黄厚江把我的铅笔弄断了！”母亲又连忙给人家赔礼，父亲又狠狠瞪我一眼。饭还没吃完，又来一个女生，站在门，哭着说：“你家黄厚江把我的新衣服弄脏了。”母亲连忙答应帮人家洗。“啪”的一声，父亲的筷子已经飞到我的头上。我的童年，包括已不是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调皮至极，劣迹斑斑。高中毕业之后，我还带着一帮无所事事的小兄弟到处生事，甚至带着他们进城打架，颇有恶名，是“东南五霸”之一。苏州中学的一位领导到我的老家时，听人说起过去的我，回来以后死命盯着我看，然后说：“黄厚江，看得出来，你原来是那样一个人！”

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农村学校的厕所非常简陋，是土坯垒起来的不高的茅房。男厕和女厕之间有一堵不高的墙隔着。那时候，可以娱乐活动的东西和场地都很少。到



高中毕业时的照片

了冬天，男生就挤在墙边榨麻油，也就是大家都贴墙站着，一个挨着一个，两边的都使劲儿向中间挤，努力把别人挤得靠不了墙。不少女生在厕所里跳毽子。我顿时恶念萌生，便带头做起恶作剧，隔壁的女生发出一片尖叫，轰地跑走了。这正好被校长看到。晚上校长到我家里向我父亲告了一状，临走时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将来不是个人物，就是个反王！”当天晚上，我自然少不了父亲的一顿狠打。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上师范学校。因为我天天出工下地劳动，村里人都不相信我考上了“大学”。相信的人也以为我是考上了专门教学生“打架”的体育学校。我都快要退休了，回到老家，还有人问我：“厚江，还教体育吗？”我笑笑说：“是的。”“这么大年纪了，打架还打得过学生？”我说：“打得过的”。他们很信任地说：“是的，你从小打架就凶。庄上没有人打得过你的。”

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这就是我，一个很不乖的孩子。直至我读了师范，甚至调进盐城市第一中学工作后，还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但这样的经历，也成全了我的工作。调皮成了我做教师做班主任的优势。所谓的后进生，所谓的调皮的学生几乎和我都是好朋友。因为自己曾经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所以我和他们有共同语言，所以我的心和他们贴得很近，我更能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更能知道他们的需求。在别人眼中的坏孩子和我都是好朋友。在盐城市第一中学的时候，有一届班级上有“八大金刚”，都是一些不守规矩的孩子，夏天上课，光着头，赤着上身，露出一块块肌肉，不止一个教师上课时被他们气跑了，一个年轻的男教师都被他们气哭了。可他们和我都是好哥们。他们的老大对他们说：“老黄上课，不许闹！谁不听话，我就收拾谁。”后来这几个孩子转变都比较大，有两个还考上了比较理想的学校。有一段时间，我转变差生的做法得到了很多家长和领导的认可，省报《新华日报》还宣传我的做法。我觉得，我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和本色语文一系列教学主张的形成，可能都和我曾经是个“坏孩子”，是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我从田野里走来

1974年，我高中毕业，做过4年多非常地道的农民。当年我老家的房子的墙



上，贴满了我劳动的奖状。可以说，我是一个很地道也很优秀的农民。那几年的生活，使我对庄稼和农民有了深切的理解，也使我具有了更浓厚的农民气息。对农民的智慧，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崇拜。

就说我父亲，看他扬场（用木锨把稻子或麦子抛上天空，借助风把干瘪和饱满的稻子、麦子分开），那简直是一种艺术。等他扬完一个麦堆或稻堆，那地上一个个层次非常清楚，最里边是土块瓦砾，然后是饱满的麦子、稻子，再远处是干瘪的麦子、稻子，最远处是草叶。他知道同样的风，扬麦子、稻子或黄豆分别应该是什么的高度、什么样的斜度。春天播种，只要事先定好是一亩30斤种还是50斤种，他都能撒得不剩也不缺，均匀刚好。他是队里育秧苗的好手。我经常陪他睡在晒稻种的队房里。夜里他都要起来好几次，从来不用闹钟。手伸到稻种里一探就知道温度是高了还是低了。而水温也完全是靠手感掌握。无不恰到好处。“手里没数，眼里没数，心里没数，种什么庄稼！”不仅是我父亲一个人，村里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智慧。我一个伯伯，用铁锹挖泥，说好一锹100斤，一称，相差不会超过一两斤。开一条墒，说5寸宽3寸深，每条都经得住用尺量。“没有这点数，还能干活！”他干活总是慢条斯理。“地里的活，急不来。”“急吼吼，不长久。”这些都是他常说的话。他们的言行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有时候想，在今天的语文教师队伍里，我应该是个农民，或者说得好听点叫“农派”。他们的智慧帮助了我，他们的狭隘、容易满足也一定制约了我。但没有办法，我是他们的后代，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1980年，我师范毕业，来到一个乡村中学工作。那是一所公社中学。我在一些文章中写到过。那是我做语文教师的第一站。那6年对我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过当时比较早的自发式的“教学研究”对于我后来成长的意义。现在想来，更有意义的是，那6年我无拘无束，没有任何束缚，没有任何限制，甚至没有任何目的自由摸索。没有人要求我，我自己也没有具体的目的。我说过，那时候没有教研员，校长是个老干部，并非教师出身，开会除了读报纸讲形势，就是传达上级精神。教研组是有的，开会除了选先进，就是讨论救济金的分配。没有教研活动，没有集体备课，更没有什么统一的练习、月考、统考。每个年级一个人，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真正成了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成功了，没有人鼓掌；失败了，自然也没有人批评。精彩，没有人夸赞；难堪，也不在意别人讥笑。无牵无挂，自由自在。今天的年轻教师，就像今天的孩子。物质是富

裕的，精神上似乎没有我当年的自由空间。有师傅有导师，有这样那样的培训，有各种精神物质的鼓励。但是就是容不得失败，就是没有自由空间。想到这些，真为今天的年轻教师委屈。也许受这一段日子影响，我至今还固执地认为，一个好教师不是师傅带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培训活动或者什么培训班培训出来的。——看，这就是农民式的思维。见笑了。我还觉得，我们今天的许多优秀的青年教师，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功利心太强，成名心太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是先想好了为了得到什么，然后再去做什么。先是什么“级”，后是什么“派”，再是什么思想。这就像一开始谈恋爱就想着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未免有点无趣。

在农村中学工作6年之后，我来到了一所省重点中学。这是一所在我们家乡很有威望的中学。学校里有几位在当地语文圈子里得到大家充分认可的前辈，尤其是教研组长邵老师和德高望重的林老师。在这所学校，在这个教研组，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我想，假如我一直在那所农村中学，一个人自由自在地、为所欲为地干下去一定走不到今天。首先是这个学校培养了我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的备课异常认真，集体备课质量非常高，经常是一个半天不够，还要加上一个晚上，有时就是一整天。备课强调统一，更强调细节。为一个问题吵架是正常的事情，甚至吵得红了脸几天不说话。我就有过“以下犯上”然后登门道歉的行为。老教师对青年教师很关心，但要求也很严格。年轻的教师，看到前辈很害怕也很敬重。有几位很有背景的年轻教师待不下去，便只能出去做公务员。这样的学风教风，培养了我扎实的专业底子，也培养了我较强的应考能力。这也有如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学习，小时候应该有必要的自由、必要的空间，甚至应该天真和单纯，长大了必须要学会懂规矩、守规矩。

三、成长，从课堂开始

2006年，《人民教育》的“名师之路”栏目约我撰写关于自己成长经历的文章，在那篇题为“行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文章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成长，从课堂开始”。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观点：课堂是一个教师立身和立业的根本。

1980年我被分配到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远的乡村中学。学校很小，消息十分闭



塞，自然没有什么教研的氛围，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么一回事。大家都是照着教参上课，能把教参上的内容都理解了，能把学生都讲懂了，那就是好教师。

尽管我从小学一至三年级，一直是班级里的“小先生”，但由于种种原因，1978年高考时，我的志愿没有一个是师范学校。因为第一志愿海运学院的身体复检和政审没有过关，所以开始的几批录取都被耽搁了，最后因为分数还比较高，被录进了师范学校。

我既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又是一个不安于现实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乡村中学做一个教师的命运，我能做的就是把课上好，做一个学生欢迎、家长放心、领导信任、同行认可的好教师。



参加江苏省首届语文课堂教学比赛

学校里平行班级才两个，一般由一个教师担任，自然不可能有今天的所谓集体备课。我读了两年师范学校，几乎都是学的中学内容，汉语拼音则是小学的水平，自然不会有什么教学法之类的课程。语文课到底该怎么上呢？什么样的课才叫好课？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主要就是听学生的反映，学生喜欢我就高兴，学生说好我就坚持。同班同学中有几个分配的学校比较近，我就发起每周一次聚会，大家轮流坐庄，轮到的同学既要上一节课让大家评议，又要招待大家喝一顿1.2元一瓶的二曲酒。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同学的学校听课，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也参加我们的活动，评议时和我意见不合。他激将道：你上一节给大家听听，如何？年轻气盛的我居然真的

上了一节课。至于好还是不好，已没有多大印象。在这种有点沙龙味道的活动中，我对语文课似乎越来越有感觉，学生也越来越喜欢。

谁也没有想到，就这样近乎盲目的摸索为我带来了改变一生的机遇。

那一年，县里成立了教研室，第一项大活动就是进行优质课评比。一层一级筛选，竞争还真激烈。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连续在学校、乡镇、片（由几个乡镇组成）的比赛中一路夺得第一，最后参加县里的决赛，又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一年后，我又获得市第一名，去参加省首届语文优质课比赛。应该说，我从偏僻的乡村中学调进城里的省重点中学，1988年首次职称评审，就被破格评为中学一级教师，1992年被破格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乃至1998年成为江苏省特级教师都不能说与这没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省里上课获得好评，市内外许多学校都请我去上课。所在的县，我几乎每个乡镇都去过，外县外市请我去的也不少。就是那几年，我上过的公开课也有100多节。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收获是巨大的，成长是显著的。有一段时间，人们狠批公开课的虚假，大有让公开课“下课”的趋势，我专门撰文为公开课正名。我公开承认，我是公开课的得益者，当然这绝不是指上文所说的那些实惠，而是指自己在执教公开课的过程中和听别人评议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巨大收获。从那时开始，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觉得自己才算“入门”了，也入迷了。

我实在记不清我听过多少公开课，而使我得益最多的是那些名师的课。于漪、钱梦龙、宁鸿彬、魏书生等教师的课我都听过，有的还听过不止一节。不仅听课，我还读他们的教学实录，读他们的关于课堂教学艺术的文章，读他们的“课”。这至今仍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最近《语文教学通讯》约我开设“名课名评”的栏目，我欣然接受。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思想录·中学语文卷》我不止读过一遍。使我收益最大的，是钱梦龙先生灵活机智的引导和行云流水的课堂节奏，还有宁鸿彬先生对教材智慧的处理以及具有创造性的教学活动的设计。说到这些，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县教研员，我语文教学的启蒙教师——丁如愚先生。多少次，在我上课前，他对我进行具体的指导；多少次，在听了我的课后，他引导我做深入的反思和分析……“要有追求，又不能脱离实际；要灵活，更要有效；要敢于创新，又要脚踏实地。”他朴实的告诫至今仍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正是他们，使我感受到语文教学的无穷魅力，把我的心永远和语文教学系在了一起。于是我置整整一木箱的退稿和很多文学刊物编辑的鼓励于不顾，放弃了从小



就有的做一个作家的理想，移情别恋，把所有的心血倾注在语文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之上。这其中自然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期盼和迷惘，也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和付出，当然也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喜悦。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杨九俊院长说：“一个教师应该敬畏课堂。”我们要在课堂中获得成长，必须要对课堂有一份敬畏之心。而敬畏课堂，首先必须热爱课堂。一个教师的尊严，一个教师的幸福，一个教师的价值，都来自课堂。“得课堂者得天下。”对于教师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朴素的真理。一个人只要从事了教师的职业，他的尊严，他的幸福感，他的人生价值，都主要体现在课堂上。很多优秀的教师都在课堂中找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也在课堂上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在平时，他们也许都是十分普通的人，甚至显得有点平庸，但一走进课堂，他们就会神采飞扬，就会沉醉在课堂的境界中；他们不仅自己获得了幸福，还会给他们的学生带来幸福。他们面对的是学生衷心喜爱甚至崇拜的目光，他们在学生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固执地感到，这样的幸福远远超过对金钱和权力的拥有。可也有些教师一走进课堂，就感到痛苦。我曾亲耳听到过一些教师表达对课堂的厌烦和恐惧。这样的教师，不仅自己痛苦，学生更加痛苦。我真不敢想象：一个不能从课堂中获得幸福的教师，如何教一辈子书；一个让学生痛苦的教师，如何面对学生去教他们的课。当然，也有些人标榜喜欢语文，喜欢课堂，只是为了追逐什么“特级”、什么“名师”，乃至什么“家”之类的名号，这并不是真的喜欢课堂，更不能创造让学生喜欢的课堂。不止一个年轻教师问我：“黄老师，你在语文教学上有这样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知道我在语文教学上还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只能说多少有一点进步，只能说一直在不断努力，我回答他们说：“真正热爱语文。”任何人，只要真的热爱一项事业，就一定能有成就，就一定能有幸福感，做语文教师也是如此。

要在课堂中获得成长，不仅要真的热爱语文喜欢课堂，还要能养成琢磨课堂、研究课堂的好习惯。“有时间，常听听自己的课。”这是我对青年教师常说的一句话。你会在对课堂的琢磨中获得进步，你会在对课堂的琢磨之中获得成长的快乐。每学期拿到新书，我都会选择几篇课文好好琢磨。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它使我受益无穷。我也知道，现在有了一点名号、有了一点名气的人，或者是为了珍惜“羽毛”，或者是缺少自信，愿意继续上课的人实在不多了，愿意上公开课的则更少。

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让我讲座可以，让我评课也可以，要我上课不行。也有人劝我：你就做做讲座吧，上公开课风险太大，万一上砸了，毁了一世的“英名”。可是我没有接受这样善意的劝告，还是乐此不疲地上课。我不仅一直在一线教学，而且经常应邀执教公开课；不仅教高中，而且常常客串去教初中。我时常要挑战自己，不断选择一些新的课题进行公开教学，甚至一篇课文的教学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我还要挑战自己，重新寻找新的教学思路。《黔之驴》等课文的教学，我有两个版本，《蜀道难》等课文的教学，我有3个版本。近两年，几次应邀和一些年轻的教师一起“同题异构”琢磨课堂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当然是难免的，但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思，总能不断有新的提高，也从中享受了不少幸福。2012年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在苏州召开了“黄厚江本色语文教学研讨会”，本来我想执教6节研讨课，从七年级至高三，从写作到阅读，覆盖各种主要文体和课型，后来大家都担心我身体受不了，最后我上了4节课做了两个讲座，有初中有高中，有阅读有写作。在谢绝了苏州市的教师之后，全国仍有1000多位教师参加活动，学校大剧场的走廊过道、舞台两侧和后边台都挤满了与会教师，我想各位的热情参与一定与我建议组委会将主题确定为“用思想引领课堂，用课堂演绎思想”有关。

同样，研究别人的课堂也会使我们获益无穷。多年来，研究于漪、钱梦龙、宁鸿彬、陈中梁等教师的课堂，获益良多。我对语文课程，对语文学习规律，对语文课堂教学，对教师的角色定位，都有了更为清晰更为正确的理解。不仅是琢磨名家的课堂，琢磨那些普通教师的课堂，也使我们不断长进。和许多年轻教师一起琢磨课堂，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我自己也有了新的进步。正是在不断琢磨课堂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本色语文教学思想和本色语文课堂的基本观点，确立了我个性化的语文课堂追求，建构了课堂教学诊断的基本理论框架。现在，听课评课的活动很多，这是研究别人课堂的好机会。但要能在这些活动中获得成长，必须要有良好的听课心态和正确的听课动机，要有理性分析课堂的能力，要建立起比较科学的课堂教学标准；如果动机不良，认识偏颇，方法不当，标准不对，收获就很小，甚至适得其反。

事实证明，学科研究必须从课堂开始。课堂教学让我们发现问题，课堂教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在课堂教学中才能逐渐形成我们的教学追求和教学风格，一个人的教学思想更是来自于课堂。脱离了课堂的教学研究，脱离了课堂的教



学风格，脱离了课堂的教学思想，都是空中楼阁、自欺欺人、纸上谈兵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还要让研究的成果回归到课堂，用自己的课堂验证自己研究和思考的成果，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教学思想重新观照自己的课堂，提升自己的课堂品质。所以说，课堂既是学科研究的出发地，也是学科研究的归宿地。一个比较成熟的教师，还必须用课堂表达自己的教学思想。脱离课堂、凭空想象的教学思想和来自书本由概念到概念的教学思想，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在文章中阐述，只能在讲座中演绎，而不能用课堂表达的教学思想，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只有来自课堂且能用课堂表达的教学思想，才是真正的教学思想，才是有价值的教学思想。

四、行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当我们和许多人谈到语文教学改革的追求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列数对现实的种种失望：社会环境的不理想，应试教育的畸形化，考试制度的不合理，语文教材的不如意，学生对语文的不重视，教育行政部门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一直到家庭教育的极端功利化。总之，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寸步难行，毫无希望，却很少反思自己做了什么，应该怎么做。同时，我们也看到一部分人完全脱离现实，大唱语文教学改革的高调，好高骛远，异想天开。而这一部分人的所有理论、所有理想，都只能是停留于开研讨会，只能停留于写文章、做报告，只能停留于搞一些表演式的活动，进不了教室，进不了课堂，更不能成为“新常态”。而这种人一接触现实，就会彻底崩溃，十有八九最后又归入到前一类悲观失望主义的行列。

因此，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行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2005年，《人民教育》的名师之路栏目约稿，我的文章题目是《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一直很喜欢这个题目。现在已经到了快60岁的年纪，回头看看，觉得这个题目还是非常贴切地概括了我走过的30多年的语文教学之路和我的语文教学主张。我是一个现实感非常强的人，但我并非没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非没有自己的语文教学追求。然而，我从不将它们和现实对立起来。我不会因为现实让我们失